

藏彝走廊多元文化视阈下的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互动研究——基于丽江市永宁乡的研究^{*1}

孟皓¹ 王碧陶²

(1.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指古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和西南地区民族间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久而久之在此形成了复杂的多元民族文化。藏传佛教对藏彝走廊诸多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对丽江市永宁乡采用个案分析研究,重点研究分析藏传佛教与当地民族社区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发现,藏传佛教是永宁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它与当地的经济、生活、文化相互交融,在交融互动过程中逐渐成为当地民族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民族特色文化和社区归属感的符号象征,在保持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的良性互动中,维护了藏彝走廊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民族社区的安全与稳定。

【关键词】:藏彝走廊; 藏传佛教; 互动关系; 民族社区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7)03—0072—06

历史上众多民族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繁衍生息,他们既保留了自身的民族独特性又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这种特点使他们居住的地域成为我国民族种类多样、民族支系繁多、民族生态文化保留比较完整的地区之一,这就是“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与之相似的另一个概念是“横断山脉”,主要包括滇、藏、川三省交界的广大区域,而此区域又是由众多的高山与河流组成。在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中同时呈现出多元宗教在这一区域并存的共生景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生态系统。历史上,“藏彝走廊”地处两种文明的中间,是两种文明共同争夺的区域。本文将藏彝走廊中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互动作为研究对象显得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一、永宁乡在藏彝走廊中的地理坐标

永宁唐代时称“楼头贇”,又称“答兰么些域”,“贇”乃川原之意,“答兰”乃藏语“探览”之译音,意为“到涅槃的道路”。《元史·地理志》记载说:“永宁州地名答蓝,磨些蛮祖泥月乌逐吐蕃,遂居此贇。”从而可知,川滇交界的永宁地区及四川盐源左所一带,唐代以前为吐蕃居住的地方。唐朝初年,么些部落就已经从金沙江和雅砻江流域迁移至永宁地区,么些泥月乌部落逐出吐蕃,于是从此在永宁定居。^②元朝忽必烈征伐大理时期,途经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现今四川省盐源县、木里县等

¹作者简介:孟皓,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与利益分配模式研究”(12BMZ055)、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参与式旅游模式转型研究——以丽江市落水村为例”(2016ZDX241)阶段成果。

²①杨学政:《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地区和云南省宁蒗县。由于期盼永久的安宁，故而取用其中两字为“永宁”，元朝统一以后，在此地设立州，隶属丽江路。至明朝永乐四年(公元 1460 年)永宁升为府，直属云南省，管辖范围也抵达中甸县以及四川木里地区。

永宁乡是自称“纳日”(Naru)的摩梭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全乡共 642 平方千米，平均海拔 2644 米，共辖 6 个行政村，它们是永宁村、落水村、温泉村、泥鳅沟村、拖支村、木底箐村，共 72 个自然村，其中有 41 个自然村信奉藏传佛教，信教群众达 12000 多人。^③

从地理位置上看，永宁乡地处藏彝走廊南部滇、川、藏交界处金沙江的上游地带。一些学者通过区域不同的划分，又将藏彝走廊分为“北藏”、“南彝”两部分，^②而永宁乡正处于两个部分的分界线上。比照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永宁乡属于纳系文化分区，其地界北连康巴文化分区，东邻彝文化分区，因此在宗教信仰方面受藏传佛教与苯波教影响较大，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与达巴教并存的情形。在历史上，永宁不但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和物资商品集散地，亦是四川和云南两省三县的经贸重镇，在民族地区区域化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二、永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历史及其传播现状

永宁乡是一个典型的以摩梭人为主多民族杂居的少数民族社区，包括有壮族、彝族、普米族、纳西族、白族等近 10 余个少数民族。全乡民族众多，信仰的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体，除此以外还有达巴、韩规、毕摩等少数民族民间信仰。藏传佛教自元朝时传入永宁地区，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与当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成为永宁当地重要的文化基因。

(一)藏传佛教在永宁的传播历史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所有派别中最早传入永宁地区的。忽必烈南征大理时，“革囊渡江”并途径永宁地区，由于当地普米族和摩梭人土酋参战有功，故而忽必烈册封他们为当地的世袭头目。忽必烈对于萨迦派的支持，使得萨迦派在当地迅速兴盛。据文献记载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萨迦派已经开始在永宁修建寺院，广纳信徒，使得藏传佛教在当地广泛传播。阿半罗和真波格罗两寺就是在此时修建的。至正 16 年(公元 1356 年)，者波达迦林寺也随即建成，之后在蒗蕨和挖开两地也建成了两座萨迦寺，所有的寺庙僧人都来自于当地的普米族和摩梭人。随后传入永宁的是噶举派，但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噶举派在永宁地区的活动情况已经无处查阅。约为 15 世纪末期，格鲁派也开始在永宁、木里、蒗蕨等区域的普米族和摩梭人地区传播开来。至康熙年间，由于受邻近藏区格鲁派兴旺发展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格鲁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声势，并逐渐取代了其它教派在当地的主导地位，成为当地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永宁地区的扎美寺就是格鲁派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寺院，该寺为明代的噶举派所建，扩建改宗于清朝雍正年间。^⑤清朝年间，宁蒗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的萨迦派受格鲁派排挤，寺院损毁，僧侣减少，已处于衰竭态势。如今，摩梭人、普米族中往昔盛行的萨迦派僧侣已较少，寺院仅存两所：大兴镇萨雅寺和永宁镇则波萨迦寺。

(二)藏传佛教在永宁的传播现状

自藏传佛教传入永宁，历经 700 多年并与本土文化融合、碰撞，最终成为永宁摩梭人与普米族最虔诚和神圣的信仰，对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起着深刻的影响。居住在永宁的摩梭人、普米族小到衣食住行，大至生老病死，都需要请寺庙的僧侣念经和做佛事：人畜患病也要请寺庙的僧侣占卜问卦、驱邪禳灾，人死后也要请僧侣安灵超度。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永宁藏传佛教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逐渐落实，藏传佛教在永宁也得到恢复。寺院在宗教人士和信众们的共同努力下开始恢复重建，四处香烟弥漫、佛音缭绕，摩梭人家家庭里的经堂也传来诵经与祈祷声。

³ ①数据来源：永宁乡 2014 年度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半年工作总结。

⁴ ②石硕：《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2 期。

⁵ ③杨学政：《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11 页。

目前，永宁乡境内流传的藏传佛教教派主要有两派，分别是萨迦派和格鲁派。共有达迦林寺、扎美寺、日尊寺、黑瓦俄寺、里务比寺五座寺庙，其中达迦林寺为萨迦派，其余属格鲁派。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以当地摩梭人和普米族为主。

1、格鲁派

格鲁派是永宁乡僧人、信教群众数量最多的藏传佛教派别，目前共有僧人 228 人，寺院 4 座。^⑥其中，扎美寺是在普米族和摩梭人居住的滇川藏交界区域内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扎美寺又称扎美戈巴、刺罗佛殿，位于永宁乡西北古尔山脚下，始建于明朝末年，原属噶举派寺院，清雍正年间扩建，并改宗格鲁派，现属格鲁派寺院，1996 年正式登记注册为宗教活动场所，寺内西偏殿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扎美寺全盛时期占地达 400 余亩，有僧人 700 多名，建筑分正殿、偏殿、禅房等。其中正殿和偏殿等融合了汉族和藏族的建筑特色，均为三层，土木结构，黄瓦，顶部为镀金铜，甚是宏伟壮观。扎美寺在 1969 年被毁，仅存西侧偏殿，殿内塑有高约三丈土塑镀金弥勒佛坐像，从风格来说为典型藏式。四周为 6 幅精美壁画，反映佛教活动场景，线条精细，色彩明亮，壁画中人物栩栩如生。1986 年在国家的补助和当地各界人士的资助下，扎美寺依照从前的建筑风格和特点重修正殿。1998 年修复尊胜塔。1999 年举行罗桑益世活佛静室及扎美大殿开光典礼仪式。2000 年，修建照壁和讲经台。2003 年重建护法神殿。现全寺已基本原样修复，现有僧侣 205 人。

里务比寺和黑瓦俄寺位于泸沽湖内的里务比岛和黑瓦俄岛上，1997 年登记注册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活动场所。现在两座岛上的寺庙是泸沽湖景区内的重要人文景观，寺内仅有少数僧人值守，但却终日香烟袅袅，朝拜者和游客络绎不绝。

日尊寺又称“格登姿寺”，位于泸沽湖畔的上落水村。寺庙依山而建气势恢宏，1997 年登记注册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现有僧人 9 名。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格鲁派在永宁的传播也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和本土条件的制约。例如僧人不常驻寺院，大多数时间僧人都是在自家修行，衣食起居均来自家人，部分僧人还从事日常生产劳动，寺院有活动之时才前往寺院。

2、萨迦派

据丽江市宗教局统计，丽江市宁蒗县的萨迦派寺庙仅保留两所，一所位于大兴镇东河村，另一所位于永宁乡者波村。者波达迦林寺是云南省现存最完整的萨迦派寺庙，历史悠久，拥有完整的佛教组织体系。当地人习惯将永宁乡的萨迦寺称为“者波达迦林寺”。达迦林寺位于永宁乡泥鳅沟村委会者波自然村，始建于元朝初期至正 16 年(公元 1356 年)，现已有七百多年历史。者波达迦林寺也于清朝中叶毁于战火，直到 1874 年由永宁土司对达迦林寺开始组织重建。重建后的达迦林寺在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样式，又充分体现出当地民族的建筑特色。寺内藏经无数，殿中塑像、壁画、塘卡、经幅栩栩如生，工艺精致，其中一幅萨迦本智达巨幅画像高 5 米、宽 3 米，全部用金汁画成，价值连城，现珍藏在北京民族博物馆。者波达迦林寺由四川省米珠大活佛直接代管。所以，年满 14 岁以上的青年喇嘛必须到米珠大寺受戒，取得格罗资格，才能算正式喇嘛。“文革”期间，宗教寺院遭到了严重破坏，达迦林寺也没能幸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在众多信教群众共同努力下，提出修复者波达迦林寺的请求。新建的者波达迦林寺于 1997 年动工，2005 年 6 月基本完成。因资金缺乏而工程时断时续，前后用时八年。期间，甘孜州俄尔寺活佛马哈嘎拉传第七世金刚上师堪布勘探郎曲批来到寺庙，承担了十四名小喇嘛进省级佛学院习经八年的全部费用，还亲自筹集资金指挥内部装修工程，使寺院提前完工。新达迦林寺占地面积 46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49.4 平方米，属土木结构三层楼，高 16 米，长宽各 14 米。上中下三层四面转廊式，集佛台、僧会场、藏经室、活佛静室为一体，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现登记在册僧人 56 人，由四川明珠佛学院学经归来的僧人罗桑松丁主持达迦林寺。

⁶ ①2014 年宁蒗县民宗局统计数据。

2012 年 6 月 24 日永宁乡发生 5.6 级地震，扎美寺、达迦林寺等藏传佛教寺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扎美寺的省级保护文物单位强巴殿上的壁画多处被震裂，目前各寺院正在进行灾后修复工作。

三、藏传佛教与永宁民族社区之互动

(一)民族社区信仰的中心——扎美寺、达迦林寺

永宁乡共有扎美寺、达迦林寺、里务比寺、黑瓦俄寺、格登姿寺五座寺庙。在这五座寺庙中，扎美寺是格鲁派活动的中心，里务比寺、黑瓦俄寺、格登姿寺是扎美寺的附属寺院，达迦林寺是萨迦派活动的中心。每年围绕寺院的法会活动，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会有深层次的互动，表 1 所列为永宁乡藏传佛教寺院全年法会活动。

寺院法会与民族社区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法会期间，以家庭为单位对法会以经济、劳力等多方面的支持。永宁乡的摩梭人、普米族素来重视法会期间对寺院的供养，摩梭语称为“多圈”。

一般在法会开始的前一个月，希望供养法会的家庭需要到寺管会进行登记。法会的规模决定了进行“多圈”家庭的数量。以高地安启法会为例，“高地安启”是摩梭语，意为降神法会。一般情况下，法会为农历十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三十日共持续五天，届时会有五户人家承担法会期间酥油、水果、青稞、糖、茶、猪膘等贡品、供养僧人的费用与参加法会的信众结缘的唐卡等等，每户一天。永宁信奉藏传佛教的摩梭人和普米族家庭历来以争取得到“多圈”为荣耀。1958 年民主改革以前，寺院对于“多圈”的数量及种类是有严格规定的，当时永宁地区百姓的生活水平不高，寺院固定数量的供养成为当地百姓的经济负担。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废除了旧的寺院供养制度，供养的数量及种类则根据各家的家庭情况而定。近年来泸沽湖旅游业快速发展，永宁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互相攀比谁家的“多圈”更阔绰也成为当地宗教生活的一种风气。

表 1 永宁乡藏传佛教寺院全年法会活动表

序号	时间	名称
一、扎美寺		
1	1 月 10 日 - 29 日 (农历)	拉萨米龙
2	3 月 3 日 - 10 日 (农历)	聪启米龙
3	4 月 15 日 - 25 日 (农历)	桑给尔达瓦
4	7 月 25 日 (农历)	亚尼聪 (转山节)
5	9 月 20 日 - 30 日 (农历)	拉巴夺千
6	10 月 25 日 (农历)	甘丹安曲 (纪念宗喀巴)
7	10 月 26 日 - 30 日 (农历)	高地安启 (降神会)

二、达迦林寺		
1	2月13日-16日(农历)	松阿都巴松启
2	4月13日-16日(农历)	桑给尔达瓦聪
3	5月3日-6日(农历)	拉塔聪
4	7月25日(农历)	亚尼聪(转山节)
5	9月22日-26日(农历)	拉巴夺千
6	10月23日-26日(农历)	安却聪
7	11月11日-20日(农历)	米龙聪
三、里务比寺		
1	6月1日-8日(农历)	鲁尼祖
四、黑瓦俄寺		
1	7月20日-26日(农历)	尔尼聪
五、格登姿寺		
1	1月1日-8日(农历)	库史聪

访谈者 ZXCR，摩梭人，家住永宁乡泥鳅沟者波村，从事石材生意，家庭条件较好，家中共有老祖母、母亲、两个姐姐，其中一个从夫居，两个弟弟，其中一人当喇嘛，侄儿侄女三人。2014年春节拉萨米龙会时由他家承担“多圈”一天，共花费人民币约38000元左右。其中酥油、猪膘共花费15000元，水果、糖、青稞、茶等贡品花费2000元，法会当天供养诵经喇嘛每人100元共花费13000元，买菜、大米、香油、肉等法会一天的三餐共花费3700元，印制唐卡100幅花费1000元，其余杂项花费5000元。法会当天，自己的两个姐姐在寺院负责煮饭、打酥油茶等劳动。

永宁地区的摩梭人、普米族还习惯在自己家承担“多圈”的当天，邀请自己的族人、好友到寺院进行“随喜”，被邀请的人也根据自己的能力带上各种贡品汇集到寺院。法会期间，藏、纳西、汉等民族有时也会进行供养。

宗教节日期间永宁乡各民族都聚集于扎美寺、达迦林寺。县城、四川盐源、木里等地的亲朋好友也受邀而来，成为当地民族社区中重要的社交场所，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化功能。一方面，它为当地人提供了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娱神”的同时兼顾“娱人”。另一方面，增加了两省三县之间各民族间的社会互动。第三方面，寺院法会节日活动还为青年男女提供了社交场所和恋爱机会。

(二) 基层僧侣组织——康参

康参是藏传佛教中僧侣的基层组织。一般情况下，多数藏传佛教寺院的康参都是由寺中同乡僧人所组成的地域性组织，例如松赞林寺中的八大康参都是根据僧侣的籍贯组成的，独克康参的僧人大多来自独克宗古城，东旺康参的僧人多来自东旺乡。

永宁乡的格鲁派大寺扎美寺和萨迦派达迦林寺也都设有康参，与藏区寺院不同的是，永宁乡寺院的康参不是根据地域设置，而是根据家族设置，因此康参的名字则是以家族的名称命名，早期同一康参的僧侣则是同一家族的人。永宁乡地域范围有限，人口流动也相对较慢，每个家族居住的范围相对集中。因此扎美寺的康参虽然最初以家族命名，但现在每个康参的僧侣来源也

逐渐固化为地域。扎美寺下设有九个康参，人数较少的康参现已并入其他康参。表 2 为扎美寺康参名称以及所辖范围。

表 2

康参名称	范 围
纳哈	南挖、岩米挖、开基、嘎拉、黑挖洛
阿塔	者波、达坡、八珠
甲巴	八期、拖支、拉加、拉丁古
措纳	并入纳哈康参
恰苏	木底箐、拉伯乡、落水、红桥乡、翠玉乡
阿曾	并入阿塔康参
阿贡	并入甲布康参
甲布	阿贡、哇拉比、挖都、比其、嘎洒哇、阿若哇、拖其、巴甲
巴书	并入甲布康参

永宁地区的寺院与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僧侣每遇法事活动才集中到寺院，平时在家修行，因此永宁地区的僧侣与家庭的关系十分紧密，当人们说起某个僧人时会用“某某家的喇嘛”这样的话语，以表示僧侣与某个家庭的关系。

扎美寺、达迦林寺的僧人日常管理也是按照康参来划分，扎美寺主要设置的僧职有：

- 1、古汝，即活佛，之前永宁地区的活佛都是从拉萨三大寺派来讲经传教的，直到罗桑益史活佛被认定，永宁地区才有自己的活佛。
- 2、肯布，即堪布，寺院总管，之前为永宁土司总管家世袭。
- 3、拉察，主持寺院法会仪式，念经等。
- 4、格古，即铁棍喇嘛，监督僧侣执行教规、戒律，一般三年轮换一次。
- 5、翁增，即领经师，负责领读经文。翁增一般要求较高的佛学修为以及洪亮的嗓音，在佛事、诵经时决定诵读的经文种类以及念诵的声调。
- 6、哈尔巴，指资历较深的喇嘛。
- 7、格洛，指已入佛门的喇嘛，已受戒。
- 8、格楚，指初入寺院的学徒，未受戒。

被称为哈尔巴、格洛和格楚的僧人被划分到各个康参，在一些轮岗的管理工作上，康参则是基本的轮换单位。例如寺院值守等。

当老百姓家中需要请喇嘛做法事时，也是根据康参来邀请。百姓家首先考虑邀请自己家族的僧人，其次是本村的僧人，这些僧人基本上都属于同一康参。

达迦林寺原本也有九个康参，康参的命名形式也与扎美寺相同，但由于萨迦派影响力的缩小，现在在永宁乡仅有泥鳅沟的部分自然村信仰萨迦派。在泥鳅沟村的百姓家里同时邀请格鲁派和萨迦派僧侣做法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三)藏传佛教与达巴教的相互涵化

达巴教是一种摩梭人信仰的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它吸收了西藏苯教、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教元素。达巴教的专职教职人员——达巴，有着较为严密的祭仪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演绎并记录了摩梭人繁衍和迁徙的历程。

自藏传佛教传入永宁地区以来，史籍以及当地传说中并未记载其与达巴教的冲突与融合过程。然而永宁摩梭人在现实生活中与藏传佛教这种异质文化接触，随之发生了文化模式的变迁，令摩梭人的原始宗教——达巴教在诸多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改变。例如达巴教神职人员达巴的服饰造型与藏传佛教相似：头带五佛冠，法器也使用海螺、铜铃等。另外，达巴教的口诵经中也吸收了许多古藏语以及藏传佛教护法神灵和仪式名称。^{①7}

另外，祭祀神山原本属于原始宗教中对于大自然的崇拜，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也将这种自然崇拜吸收。原本原始宗教中的“格姆女神”逐渐演变成藏传佛教的神山。因而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被定为“转山节”，也就成为祭祀格姆女神山的重要日子。寺院中的喇嘛，除了年迈留守的老喇嘛以外，其他喇嘛都与信众一起参加转山活动，届时人们盛装来到女神山下，祈求女神庇护赐福。一系列祭祀活动完毕，信众们围在一起欢唱、舞蹈、尽情欢乐、身心愉悦。

在永宁摩梭人的宗教生活当中，藏传佛教与达巴教的职责明确，“达巴专事此生，喇嘛专事来世”形象地描述了两种神职人员在摩梭人的宗教生活中拥有的不同分工。当摩梭家庭中有人去世，家人则会请来达巴和喇嘛一起做法事，喇嘛念经超度亡灵，而达巴则念诵“指路经”将死者灵魂送到祖先的发源地。

(四)藏传佛教与民族观念的形成

在藏传佛教传入永宁地区的近 700 年间，宗教文化与当地民族社会生活早已密不可分，藏传佛教宣扬的思想在摩梭人社会行为和风俗习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例如村里要修建白塔、玛尼堆等圣物时，全村人都会参与其中：修建时出钱、出力，装藏^②时捐出珍贵的宝物等等，大家都认为这是“种福田”，积福消灾的事。

在任何一个摩梭家庭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浓郁藏传佛教气氛。过去任何一个有两个儿子的摩梭家庭，都要送一个儿子进寺院里出家。如今生活条件优越，虽然喇嘛少了，但信教群众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经堂，每天晨起第一件事就是到经堂点一盏灯。永宁乡的村口、路口、山垭口都可以见到玛尼堆、白塔、经幡和烧香台。摩梭人家庭中，有新生儿出生要请活佛摸顶赐名，有人生病要请喇嘛念经祈福。藏传佛教已然成为当地民族社区社会生产、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四、结论

⁷ ①杨学政：《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传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6 页。

⁸ ②装藏是指在佛像、佛塔和经筒内部放入五宝、五谷、五甘露、五药、五香以及一切人间宝物和经书等。

藏传佛教是永宁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它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相互交融。在这种交融互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泸沽湖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永宁少数民族社区，并且定居在此，藏传佛教与少数民族社区非主体民族的互动情况、以及藏传佛教与流动人口的互动情况都是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的社会问题。

在永宁乡的少数民族社区当中，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民族特色文化和社区归属感的符号象征。宗教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然而两者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方面，还是涉及现实政治和民生的稳定与和谐方面，都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态。历史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使得藏传佛教在永宁少数民族社区中地位颇高，随着政教分离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推行，藏传佛教在永宁少数民族社区中所起的社会影响和作用逐渐退缩。但不可否认，对于全民信教的摩梭人和普米族来说，藏传佛教仍然对民族社区的社会生活、精神文化以及政治倾向等方面有着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并且藏传佛教还面临着长期的、艰巨的抵御境外分裂和渗透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从基层社区层面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确保藏传佛教与少数民族社区的协调发展与良性互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习近平在 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就重点谈到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党的执政之基，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保持藏传佛教与少数民族社区的良性互动维护了藏彝走廊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民族社区的安全与稳定，应当予以持续的关注与研究。